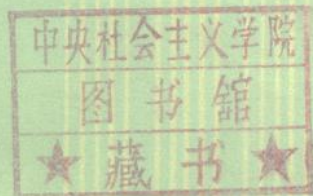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

1984

总第31辑



1
ス
ニ
ン
石
字
米

19
1

是
(3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Maliezhuyi Yanjiu Ziliao

1984年 第1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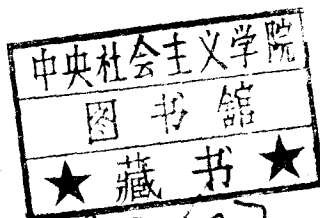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208,000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100

书号 17001·122 定价 0.80元

(只限国内发行)



原
表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55223

1984年第1辑目录

(总第31辑)

阿·艾利生《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

一书的摘录片断 弗·恩格斯 孙开焕 译 (1)

列宁给赫尔曼·费尔瑙先生的答复

(1917年12月5日和23日之间) 李洙泗 译 (13)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 [苏] Г·А·巴加图里亚 单志澄 译 (19)

《资本论》的第二稿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辩证法 [民主德国] J·容尼克尔 B·利茨 章丽莉 译 (62)

《资本论》中对蒲鲁东的批判 [日] 津岛阳子 刘西喻 译 (75)

关于马克思四十年代价值论研究中的几个

问题 高德文 (91)

列宁的书信体文章是党的文件(摘译)

..... [苏] 根·德·奥比奇金 玛·雅·潘克拉托娃 柯宏江 译 (110)

学习列宁的“四月提纲”的参考材料 刘彦章 译 (124)

临时政府和革命社会民主党 [苏] 列·波·加米涅夫 (124)

没有秘密的外交 [苏] 列·波·加米涅夫 (126)

我们的分歧 [苏] 列·波·加米涅夫 (128)

加米涅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俄国局

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宣读的决议

..... [苏] 列·波·加米涅夫 (129)

关于列宁的提纲(摘译) [苏] 列·波·加米涅夫 (130)

关于苏联农业集体化史的研究	孙鸿猷 编译 (134)
巴黎公社的教训	列·托洛茨基 鲁亦冬 译 (144)

文献和资料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康·施米特等人致恩格斯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	孙魁 编译 (155)
原编者说明	(155)
1. 保尔·恩斯特致弗·恩格斯(1890年5月31日)	(168)
2. 康拉德·施米特致弗·恩格斯(1890年6月25日)	(169)
3. 约瑟夫·布洛赫致弗·恩格斯(1890年9月3日)	(171)
4. 康拉德·施米特致弗·恩格斯(1890年10月20日)	(172)
5. 康拉德·施米特致弗·恩格斯(1891年3月5日)	(175)
6. 康拉德·施米特致弗·恩格斯(1891年6月18日)	(178)
7. 康拉德·施米特致弗·恩格斯(1891年10月25日)	(180)
8. 康拉德·施米特致弗·恩格斯(1891年12月12日)	(183)

人物传记和回忆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活动家传略选载

艾米尔·维克多·杜瓦尔	李其庆 译 (187)
-------------	-------------

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阿尔都塞和沙夫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对立

.....〔苏〕瓦·瓦·凯舍拉瓦 陈 宜 译	(192)
------------------------	-------

国外学术争论

关于苏联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的哲学争论

.....徐小英 王淑秋	(206)
--------------	-------



200010433

马列著作在世界的传播

《资本论》第一卷的传播史

.....〔苏〕M·M·米哈依洛娃 晓 鸣 译 (226)

书 刊 评 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新版)的

有关情况 徒 (249)

弗·恩格斯

阿·艾利生《人口原理及其 和人类幸福的关系》一书的摘录片断

原编者说明

这里发表的文献，看来是恩格斯对保守的英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阿契波德·艾利生 1840 年在伦敦出版的《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两卷集）这一著作所作的摘录。这个摘录的其他部分没有找到。这个片断是恩格斯在他的世界观形成的初期写的唯一保存下来的文献，因而很有意义。它使我们能够了解年轻的恩格斯摘书的特有的风格。

恩格斯本人没有注明摘录的日期，因此只能根据间接的材料大体上确定写作日期。

大家知道，恩格斯从 1842 年底到 1844 年 8 月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还研究英国社会史和政治史的著作。恩格斯 1843 年底至 1844 年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第一次提到艾利生的这本书，对它作了总的评价并转述了艾利生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这种批判包含在这里发表的这些片断里）。因此，可以推测，恩格斯早在写《大纲》之前，即显然在 1843 年底，就已读过这本书，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了这本书的摘录。

艾利生的这本书在恩格斯 1844 年 10 月开始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利用。恩格斯的这本著作里还利用了这个片断所包含的一系列引文和数字材料（见注释）。因此，不能排除他写这个摘录是直接为了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需要，

也就是说,是在1844年10月以前写成的。因此,写这个片断的大概日期可能是1843年底至1844年夏天。

本片断是用缩减的形式,也可以说是用提纲的形式写成的:在恩格斯写得密密麻麻的四页手稿上,叙述了艾利生这本书第一卷和第二卷近500页的内容,而这两卷的总的篇幅超过了1200页。

艾利生这本书中包含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丰富的实际材料,引起了恩格斯很大的兴趣。但是,恩格斯不同意作者的结论并对这些结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一点从他的为数不多的短评和凌厉的反驳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根据摘录来看,引起恩格斯尤其注意的重要问题是: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贫困状况及其原因,以及本书作者为消除这种状况而提出的措施。

艾利生承认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可怕的贫困状况在发展。他认为劳动人民的需求只能极可怜地维持身体的生命,而劳动只是最简单的机械运动这样一种状况,是正常的而且实际上是不能消除的。艾利生认为产生这种状态的原因,首先是“人的本性的堕落”,工人的“性格中”存在着“致命的玩世不恭的特点”。

恩格斯在综合艾利生的长篇论述时写道,按照本书作者的观点,“消除贫困等等似乎是根本谈不到的,说什么这全都是空想”,而“由于这种不幸存在于一切国家形式下,所以完全无法消除!”恩格斯好象是对艾利生的这类论述作总结,他说:“而这代替了作出如下的结论:罪恶的根源是**国家**”,而国家正是指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劳动群众的贫困和精神上退化的日益加剧并没有使艾利生感到害怕,而是象恩格斯在摘录中指出的,工人对压迫者的最初反抗,首先是宪章运动,却遭到了艾利生的强烈抨击。

恩格斯在论述艾利生推荐的缓和劳动群众贫困状况的措施时,特别提到作为“主要办法”的“向外移民”,以及“穷人获得地产”。恩格斯指出,作者“很欣赏”后一种办法,“强调这种办法会产生良好的道德影响,因为它使人习惯于经常的劳动,习惯于为未来

而操心；等等，简言之，会缓和要马上满足“[人的需求]的那种激烈要求”。恩格斯断然驳斥了艾利生提出的措施。他自己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的见解。

这个片断恩格斯是用德文写的，还有少量从这本英文书里摘录的原文引文。摘录带有恩格斯在较晚的时期不止一次地使用过的痕迹。他用黑墨水以及铅笔（淡红棕色的和普通的铅笔）在书上的勾划，首先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在笔记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显然是恩格斯亲自写的阿拉伯数字和罗马数字（也是用淡红棕色铅笔写的）。但是，无法判定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这些数字也可能是勾销或者标明恩格斯某一著作使用这本书的这些地方的段落。这些数字符号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没有关系，因为这一著作的各章都未编号。在恩格斯的其他著作里，多少可以肯定没有利用过这个片断。可能这些数字是后来恩格斯在1845年春季到夏季开始写作拟定要写的《英国社会史》这本书时记上的，这些数字也许表示该书的各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恩格斯未能实现他的这个设想。

这个片断首次用俄文发表。它的原文刊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4部分第2卷上（第583—591页）。

为了理解正文的意思而由编者作的必要的补充放在方括号里。方括号里还提供了恩格斯的摘录中没有写上的艾利生这本书的相应页码。恩格斯自己的评论用黑体字排印。

〔第一部分〕

“本来可以节省过于频繁地花在烈性酒上的钱。仅在一年以前还不得不典当自己的家具来弄钱糊口的同一些人，把在较为顺利的时期挣来的钱轻易地花在狂饮上。宗教的警告，理智的命令，教育的成果，变化无常的命运的教训——所有这一切在贪图一时的享

乐面前都统统不见了。这种低级爱好的独特后果显然是，它们使人们的地位不稳定，同时使人们习惯于紊乱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地位遭到最痛苦的变化，在他们的性格中产生致命的玩世不恭的特点。”（第 191 页）造成工人人数缩减的机器的使用，似乎是会消灭这种不幸；但是，机器的使用缩减工人的人数——象现时的情况这样——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而且还会消灭工人残留的独立性。——（5）还有各种小的原因：（a）良种马数目的增加；（b）肉畜的培育等等；（c）蒸馏酒精和酿造啤酒[第 197—202 页]。

第 5 章还增加了人的本性变坏所造成的原因！消灭贫困等等似乎是谈不到的，说什么这全都是空想，而如果我们在得到人间幸福的同时也得到了天堂的幸福，那时彼岸的生活也是不中用的。接着是精彩的结论；在第 228 页上[说]，这种不幸不可避免地会同样落在社会的一切阶级身上——一切其他的事情，从而也包括划分为阶级本身，是可以避免的，这完全正确，而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这种不幸存在于一切国家形式下，所以完全无法消除[第 229 页]！

而这代替了作出如下的结论：罪恶的根源是国家。关于专制的后果以及关于自由的[社会]制度的进一步论述，总的说来是好的，但是什么也没有证明。他顺便从吉利斯的《希腊》¹中（第 371 页）进行引证，在伯理克理斯时期雅典有 3 万自由民和 40 万奴隶[第 259 页]。然后证明在向人民所谓注入新鲜血液的时候，只有上层阶级中才发生更换和更新，而人民大众根本没有感到需要类似的东西，而只需要领导人[第 289—290 页]；

然而，艾利生顽固地坚持这种注入理论。社会主义根据环境论²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第 8 章，爱尔兰。³政府每年为爱尔兰花费 175 000 镑，3 000—4 000 穷人在都柏林的街头游荡，希望引起人们的怜悯——8 000 万居民，国家可以养活超过一倍的人数。——工资比英格兰低一半。农民有若干小块种土豆的土地，他们整个冬天都靠土豆过活；男人种上土豆以后便外出干活挣钱，而妇女和孩子们提着锅讨饭。

1754 年以来，人口增加了三倍。除亚麻工厂外没有任何工业。而农业又很落后，需要 12 000 万镑才能使土地和英格兰的土地一样[肥沃]。每年到英格兰的移民超过 5 万人，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穷人。人口增加很快，因为最迫切的需要易于满足，很少感到不便[第 496—500 页]。艾利生列举了这种难以形容的爱尔兰贫困的以下一些原因：

(1) 征服[该国]的人并不是住在该国的人，于是这种征服成了奴役。(匈牙利和澳大利亚？波兰和俄国)[第 502—503 页]。

(2) 人民软弱——苏格兰就没有被奴役，爱尔兰则被 3 000 人一击而征服。一切发动很容易地被镇压了[第 503 页]。

(3) 原有土地所有者逐渐被赶走，英格兰的男爵侵占了土地，他们安置了佃农和转佃农(在大地主和佃农之间往往达 10 个中间人)，从而破坏了这个国家。这种侵占在每一次发动之后规模越来越大[第 503—505 页]。

[(4)]其次，在不向大地主支付地租时，大地主有把佃农从土地上赶走的在英格兰不受伤害的权利。因此，佃农不得不吃尽中间人的一切苦头[第 505—506 页]。

[(5)]柯克伦认为，俄国的农奴，甚至西伯利亚流放犯的状况，都比爱尔兰的农民好。⁴黑奴的状况较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说什么爱尔兰的农民[从农奴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得太早[第 506—508 页]。

(6) 没有任何济贫法，直到联合以后才把济贫法强加给爱尔兰人[第 508—509 页]。

(7) 爱尔兰人反对所有来到该国并在那里办工业企业的资本家所采取的恐怖行为和犯罪行为。这里发生的犯罪行为数量是空前的[第 509—510 页]。

(8) 天主教经常唆使爱尔兰人反对大地主新教徒。“天主教甫甫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对人类有好处，这件事可以用很多例子来证明，特别是在万第、蒂罗尔和在西班牙的某些地方”！“但是，当天

主教徒的虚荣心点燃了世俗的情欲的时候”，那么这是可怕的[第510页]。

于是您就成了口是心非的人！

教育[对爱尔兰人来说]成了容易享受的东西，但是这并没有什么成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读正经的东西，天主教徒的解放法案并没有给他们任何东西，改革的法案扩大了大地主和佃农之间的鸿沟，“教会什一税的实际废除”只是导致

(十分自然地)

地租提高。市政改革并没有治好创伤，结果，进展——其实近二十年来得到实际改善的只有诉讼和警察，还有，实行了济贫税。试图用同样的办法管理处处在同样文明阶段的英格兰和爱尔兰是荒谬的[第511—513页]。

大不列颠。所有的阶级都比大陆上相应的阶级富裕，境遇较好——只是劳动群众除外。

而后者！

在苏格兰山岳地区和大城市中存在着惊人的贫困。酒类的消费量极大。犯罪率空前上升。工业地区一切道德关系空前崩溃，犯罪率[增加]，放荡，酗酒和卖淫[第513—516页]。

由此不是造成整个国家的堕落还会是什么呢？

其原因：(1)财富集聚在少数人手里，许多其他的人不得不凭借他们的恩典和依付他们来过活。这便是大城市罪恶的根源，属于大城市的犯罪行为占五分之四。[第516—518页]

(2)工厂生产迅速增长，结果越来越多的贫民群众成为微不足道的[第518—521页]。

[(3)—(4)战争促进人口增长，[因为增加了]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战后便不再有这种需求了[第521—528页]。

(5)爱尔兰穷人的流入[第528—530页]。

在伦敦的爱尔兰穷人12万人，在曼彻斯特38000人，在格拉斯哥4万人，在利物浦34000人，在爱丁堡29000人，在布里斯托

尔 24 000 人[第 529 页]。⁵ 工厂制度把企业集中在大建筑物里，使人们道德败坏和身体衰弱，工联为了自己很少能达到的目的而利用工人，并借助于凶杀和其他暴力行为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罢工频繁：1834 年在拉纳克郡，1837 年在格拉斯哥，1835 年在普雷斯顿[第 532 页]，而罢工之后——失业和犯罪率上升[第 530—534 页]。

(7) 教育还是过去的水平，现有人口将近半数能够享受教育[第 534 页]。

(8) 苏格兰大部分地区没有济贫税[第 535 页]。

移民被作为主要办法来推荐，而“宪章派的火炬游行”受到谴责。

[第二部分]

一开始谈了穷人获得地产的[问题][第 1 页]。这种办法倍受赞美，强调这种办法会产生良好的道德影响，因为它使人习惯于经常的劳动，习惯于为未来而操心，等等，简言之，会缓和要马上满足[人的需求]的那种激烈要求。怀念沿袭下来的地块，在野蛮人那里处于卑贱地位的妇女所受的影响，野蛮人的文明由于定居而提高。因此穷人的[文明]也[提高]。马尔萨斯(第 2 卷第 241 页)⁶也承认[获得地产]对个人的良好影响，只是担心[人口]会迅速增加，不过，

正象艾利生所证明的，

人口迅速增加正因此而受到抑制。土地析分是保证土地耕种的最好办法，这一点特别用革命前法国的例子来证明(杨格⁷)。由此可见，[地产]的良好影响被承认了。但是，马尔萨斯为什么担心呢？——后者被引用下述的事实而排除：恰好最穷的人最不考虑自己的未来。因此猛烈增加。最能抵御这种情况的是一种不变的对象，一种目的：这就是财产。结果，也产生了人为的需求，关于这

些需求的影响上面已经讲过了。总之，给工人提供改善自己状况的可能性是很重要的。

（这是不可能的）。

与土地财产不同的一切其他财产容易被随便浪费掉。因此，应当向工厂工人提出取得土地的目的。良好影响的例子——韦斯特默尔兰。

索尔斯 [Salth]：《工厂人口的证明和历史》（《新道德世界》）⁸ 则证明相反的事情：工厂劳动破坏农业。但是，需要很多环节和步骤，才能得出某种结果。

但是，政府必须同时是好的。对革命前的法国和爱尔兰产生坏作用的过分的土地析分——是政府错误的结果[第 2—23 页]。

因为这必须被禁止！

否则，农民就要破产并且增加得过快。而且，爱尔兰 1 英亩种土豆的土地的地租[是] 8 基尼，而在法国，以税收和地租形式支付出去的占收成的十分之九（在旧制度下）[第 23—24 页]。在采用这种地产析分制度的英格兰，——即只在各农业郡——这种制度证明是正确的。拉特兰德郡，林肯，诺福克，约尔库埃斯特拉金格，萨克塞斯。在这里到处都只是讲农业工人[第 26—30 页]。

接着是大陆，但或者只是农业国，或者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国：托斯卡纳的草编业者，瑞士的钟表匠等等。在这里人口的增长并不过多。

但是，现在应当把土地真正变为永久的客体，即必须实行长子继承权和阻止分[地][第 50—51 页]。

这也会导致消灭必要的土地贵族。但是用来巩固土地无权转让的继承制度（长子继承制）的法令，也是不明智的，因为土地会被过分牢固地固定[为各个家庭的财产]等等[第 56, 58 页]。

简言之，中庸[最合适]。

例如，在英国应当通过废除买地时的高额印花税来缓和这种状况。有人会问，让[土地]贵族关心他自己而不施加人为的反作

用措施，是否更正确些？

谴责法国的民主，因为

[在它的基础上]据说不能建立牢固的自由的管理。

非常正确，但问题就在于什么是自由。

平等=专制和集中[第 65—73 页]。

第二章论述大城市的穷人，这一章非常重要，在利用时应尽可能再一次参照它。

“正是在大城市里，恶习和不正当的享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正是在这里，犯罪因可望不受惩罚而得到鼓励，懒散因有屡见不鲜的坏榜样而得到助长。一切坏人和浪子避开了淳朴的乡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堕落的大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牺牲品，而他们所冒的危险也会因容易发财而得到补偿，美德在这里湮没无闻，罪恶由于不容易识破而繁荣滋长；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欢乐而为人所喜好。谁要是在夜里走过圣詹尔士区，走过都柏林狭窄而拥挤的胡同，走过格拉斯哥的贫民区，那他就会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话，对于下层阶级的野蛮而罪恶的习俗他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了，并且他不会奇怪世界上的罪恶怎么这么多，反而会奇怪怎么这么少。”

“大城市腐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坏榜样所具有的传染性，在于年轻一代很容易遇到，而且每天都会遇到恶习的引诱，因而很难抵御这种引诱”。有钱人当然并不比[穷人]好些，他们要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经不起这种诱惑的；“大城市穷人们特别不幸的，是他们不可能避免这些无法抗拒的诱惑力，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不遇到恶习的引诱和犯禁的享乐的诱惑”⁹。教育使受过教育的人们具有进一步认清直接因素的[能力]；“在大城市里，要使没有财产的阶级中的年轻一代免受恶习的引诱，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道德堕落的原因。”[第 76—77 页]

良好的品德要求放弃一时的享乐，但是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第 77 页]。

因此，儿童的人口迅速增加，这些儿童只是无限制的感官享乐的结果。“居民中徘徊街头散布放荡行为的坏影响的那部分贫穷和行为不端正的人，就是由此而来的，他们从最年轻的时候起就居住在淫荡行为的渊藪的地方。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在巴黎，每两个婚生子就有一个非婚生子；在伦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是穷人，有2万人早上醒来的时候还不知道今晚在哪里过夜；在格拉斯哥，每星期六大约有3万人喝得不省人事，每二十座房屋就有一家酒馆；在都柏林，一个医院一年中要接待6万急性病人——这说明穷人大量集聚的可怕后果”[第79—80页]。

一个从农村迁往那种环境的家庭的经历。日常出现在眼前的堕落行为对尚未被它打动的人所产生的可怕影响[第80—82页]。

“这一切并不是什么过分堕落的后果，而是由于穷人所受的诱惑力本身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指责穷人行行为的富人自己也会同样迅速地接受那些原因的影响。有某种程度的贫困，就有某种诱人堕落的力量，美德很少能够抵挡得住，特别是年轻人很少能够抵挡得住。在这种情形下，恶习的传播几乎和人体的传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迅速”[第82—83页]¹⁰。“真正了解穷人状况的那些人承认，这种描述不是夸大，而是严格地以事实为依据的”。“仔细和实际地了解了大城市的这种诱惑人的东西的根源以后，对于用来消灭它们的一切措施的效果会感到失望”。一切针对这些堕落的根源的措施“显然无效”。——诱惑人的东西所没有实现的事情，由贫困来实现了。大量密集的、在自己的同行和上层阶级中没有熟人的这些人[穷人]，只有自己日常的工资，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工资突然降低，意外的死亡，家里杂物送去典当，而家庭的成员——在贫民习艺所里。别人占据了他们永远丧失的职务。债权人和房东的压迫；邻居眼看着这种情景无动于衷，他们自己一无所有，他们面临同样的命运。最后，道德感迟钝了，甚至赤贫状况的感受都迟钝了，于是除了酗酒、淫荡、偷窃等等以外，就无所事事了[第83—85页]。

私人的慈善事业能够做些什么呢？

完全做不了什么。在格拉斯哥，财富迅速增加，商人七年中为了行善收集了114 000镑捐款，但贫困现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重。1823年的死亡率是1:42，1837年是1:24，而在整个英格兰仅仅是1:51[第88—89页]。——摘自詹·库·昔蒙兹(手工织工状况政府调查委员会委员)《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第116页：“住在格拉斯哥这些贫民窟里面的经常流动的人口有15000到3万。城市的这一部分全是狭窄的街道和当中一定有一堆垃圾的四四方方的大杂院。不论这些房子的外观是怎样糟糕，但我还是怎么也想不到里面会那样肮脏和贫穷。我们在夜里去看过的那几个夜店里，地板上躺满了人；有男人，有女人和儿童，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半裸着身体，杂乱地躺在一起，有时一间屋子里面有15个到20个人，他们的床铺是一堆半霉烂的麦秸和一些破布。家具一点也没有或者很少，炉火是唯一的舒适品。偷窃和卖淫是这些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看来谁也不想把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打扫一下，谁也不想消灭这个地狱般的洞穴，消灭这个处在王国第二大城市心脏里面的罪恶、肮脏和传染病的窠穴。在我仔细地调查这里和大陆上其他城市最贫穷的地区的时候，无论在道德和健康的恶化方面，还是人口的密集方面，我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情形。”[第87—89页]¹¹

注 释

- 1 指吉利斯·约翰：《古希腊史，它的殖民地和征服地；从最早算起直至东方马其顿帝国的分裂。包括文学史、哲学史和艺术史》，1790年巴西尔版第1—2卷。——第4页
- 2 环境论主要是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制定的。根据这种理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利用它来论证改变人的生活条件的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169页)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同上书，第42卷第275—276页)中，对这种理论作了评价。——第4页

- 3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农业无产阶级》一章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49—563页)利用了艾利生这一著作的这一篇的材料。——第4页
- 4 指柯克伦·约翰·邓达斯:《通过俄国和西伯利亚塔尔塔里,从中国的边疆到冻海和堪察加的徒步旅行记事》,1824年伦敦第2版第1—2卷。——第5页
- 5 关于某些英格兰城市的爱尔兰侨民数量的数字材料,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爱尔兰移民》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74页)中引用过。——第7页
- 6 指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人口原理;或关于它现在和过去对人类幸福的影响的看法,附我们对未来消灭或减轻它造成的不幸的展望的研究》,1817年伦敦第5版第1—2卷。——第7页
- 7 指杨格·阿瑟:《1787、1788和1789年的旅行,主要目的在于了解法兰西王国的教养、健康、资源和国家的繁荣情况》,1794年伦敦第2版第1—2卷。——第7页
- 8 在《新道德世界》中没有发现这样的文章。——第8页
- 9 这两处引文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结果”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06页)中引用时略有缩减。——第9页
- 10 这段引文(未加着重号)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结果”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06—407页)中引用过。——第10页
- 11 这段文字上略有变动的引文,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大城市”一章中(同上书,第319页)引用过。——第11页

原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1982 年第 15 期

(孙开焕译)